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卷之四



春秋傳禮徵卷五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文公

元年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徵曰漢書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是舉正於中之義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左氏曰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葬僖公句緩作主句僖於十月葬元年夏四月葬正合

五月而葬之禮杜以十二月爲十一月又數閏三月故以葬僖公緩爲句非也此傳錯簡當爲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臧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
不時也穀梁曰立主桑主於虞栗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
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改塗可也何注公羊曰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犗所以副
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栗主皆
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尙
麤犗未暇別也栗主臧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臧
於室楊疏穀梁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
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臧於西壁垆中去地一

尺六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何休徐邈與范同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臧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無文以明之

徵曰公羊說虞祭已有主與左氏不同曲禮正義通之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據孔說是公羊與左不背也謹按禮始死用重檀弓記曰重主道也士喪下篇於將出殯宮時曰重先於柩車將移曰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始死至葬用重旣虞則埋之葬有司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此時未嘗有主也故左氏說祔而作主異義曰春秋左

氏說旣虞然後祔新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
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按左氏說與禮同大韶謹按周語襄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晉
獻卒於僖之九年至二十四年文公始反國而設桑主是
左氏說無二主也與公穀說不同桑主不文士虞記無此
文不知何注所據士虞但云男男尸女女尸無主故許鄭
俱云大夫士無主束帛以依神 說祔者多異義士虞記
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卒哭之明日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旣
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
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
則哭於何處張子橫渠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

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主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主於廟朱子宗鄭說謂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恐攷之未審大事表曰喪事每加以遠反主於寢非卽遠之義且旣不於廟以神其親卒哭之明日何爲多此一祔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載黃梨州說曰祔者虞後作主祔於皇祖廟中其祭祇皇祖新主至祥禫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疑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大詔謹按諸說祔者以新主祔於廟失之祔非祭也橫渠近之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注從其昭穆中一而

已祖又祖而已正義曰若不得祔祖則閒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去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按大夫三廟祭禰祖曾而已安得有高祖廟而祔又安得有高祖之祖廟而祔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祭之喪服小記亦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而上而祔正義曰若祖無妾則又閒去曾祖而祔高祖之妾然下文云妾不世祭於孫止則妾無廟今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據

此是祔者特告於祖非以新主合於祖廟無廟則爲壇而告非以主祔於壇小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祖父也未練則主尙在寢其孫而祔亦謂告於寢耳橫渠說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與雜記小記義均合其云練而遷主於廟則大祥及禫將祭於殯宮乎抑於廟乎此說尙未愜大詔謂卒哭必祔者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臧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蓋緣祖宗有哀子孫之心故於崩薨之際合羣主於太廟象生人之相聚也至各反其廟乃以新死者告於祖因喪畢後將正主於禰廟故先以禮告卽事有漸之義也祔不於禰而於祖者爲其昭穆同也明乎此程子三

年而祔之說顯違禮經鄭君祔已反寢之說亦非禮意傳云特祀於主者謂祔練祥也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新主既正於禩廟其祭始於廟行之此因作主而併言之猶穀梁言作主并及毀廟耳喪三年不祭焉得有四時常祭服注曰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不祭遭烝嘗則行祭其義甚明杜預創短喪之說謂既葬除喪乃云四時常祀自如舊不特失禮意并失傳意至黃氏之說固無容辯 祭法鄭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正義曰王制大夫三廟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臧焉故云亦鬼其百世檀弓正義曰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據天

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春秋孔悝爲祔主駁異義云孔悝祭所自出君故有主異義曰主者神象也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禮但有尸無主許與鄭同義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議曰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平存自天子至士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重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有重則士亦有主明矣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懌臣聞君喪豈得代主終祭也大詔謹按鄭注祭法謂大夫無

主而於士虞明日以其班祔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旣祫
主反其廟此士禮也若大夫士無主何得云主反其廟又
於適爾皇祖某甫以躋祔爾孫某甫注云曾子問曰天子
崩諸侯薨祔取羣廟之主而臧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
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
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云未聞又云乎以疑之是
鄭亦未有定論哀十六年左傳正義曰孔氏姑姓春秋時
惟南燕姑姓孔氏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
有所出公之主孔又以鄭義爲非是今按昭十八年左傳
曰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
服注祔主臧於宗廟故曰宗主是大夫有主不特反祔於

西圃一證魏志信而有徵矣至以攝主解爲攝斂神主則非曾子問攝主不厭祭宗子居他國庶子攝行祭謂之攝主有事而往使宗人攝其祭亦謂之攝主曾子問又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君薨夫人喪居其二夫鼎俎籩豆當其夙興陳設牲器時未行祭則廢至正祭旣行不得中止則醑酢厭嘏舉酬諸節得使人攝之攝代也非攝斂之謂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亦謂有故而使人攝其祭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

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者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曰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范注禰僖公祖莊公

徵曰毛氏奇齡曰凡先入禰廟卽於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於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則閔僖爲君臣爲父子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然者何休爲兄弟不分昭穆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南向則閔僖皆北向非也南向北向就合食言之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論不知於廟位有大戾者孔氏公羊通義曰僖之先閔不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文公當禰僖而祖閔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爲人後者後其廟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又曰凡新主必納

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王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必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徐邈云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祀不及祖禰此妄之甚者兄弟六人相代亦六世祀祖禰卽如其言六人各自爲昭穆是爲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世終無後也大詔謹按昭穆者子孫世序之名不可通之於廟又不可通之於廟主祭統記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又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所謂齒者謂於世次之中各自爲序非謂第三世之昭得與弟一世之昭相齒也惟爲子孫世次之名故左傳云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也武之穆也昭穆與宗法相繫昭穆分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子孫之所自出秩然不紊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魯語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又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皆指子孫世敘而言若廟之稱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不聞稱昭廟穆廟聘禮賜饗唯羹飴筮一史若昭若穆此昭穆皆謂其禰若或也此使者於世次爲昭則其禰爲穆於次爲穆則其禰爲昭故曰或